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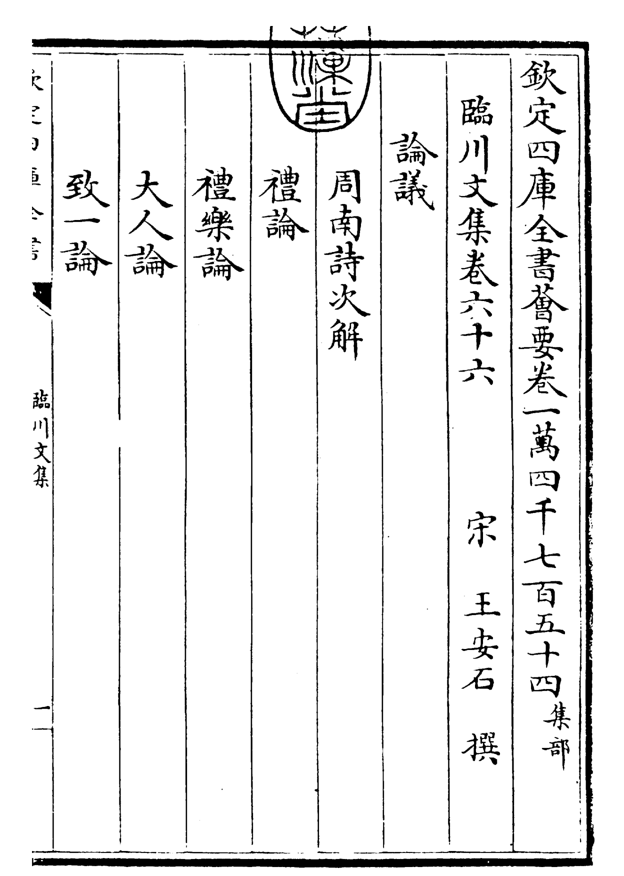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臨川文集卷六十六至六十八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四千七百五十四 集部

臨川文集卷六十六

宋 王安石 撰

論議

周南詩次解

禮論

禮樂論

大人論

致一論

九卦論

周南詩次解

王者之治始之於家家之序本於夫婦正夫婦正者在求有德之淑女為后妃以配君子也故始之以關雎夫淑女所以有德者其在家本於女工之事也故次以葛覃有女功之本而后妃之職盡矣則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求賢審官者非所能專有志而已故次之以卷耳有求賢審官之志以助治其外則於其內治也其能有

嫉妬而不逮下乎故次之樛木無嫉妬而逮下則子孫衆多故次之以螽斯子孫衆多由其不妬忌則致國之婦人亦化其上則男女正婚姻時國無鰥民也故次之以桃夭國無鰥民然後好德賢人衆多故次之以兎罝好德賢人衆多是以室家和平而婦人樂有子則后妃之美具矣故次之以芣苢后妃至於國之婦人樂有子者由文王之化行使南國江漢之人無思犯禮此德之廣也故次之以漢廣德之所及者廣則化行乎汝墳之

國能使婦人閔其君子而勉之以正故次之以汝墳婦人能勉君子以正則天下無犯非禮雖衰世公子皆能信厚此關雎之應也故次之以麟之趾焉

禮論

嗚呼荀卿之不知禮也其言曰聖人化性而起偽吾是以知其不知禮也知禮者貴乎知禮之意而荀卿盛稱其法度節奏之美至於言化則以為偽也亦烏知禮之意哉故禮始於天而成於人知天而不知人則野知人

而不知天則偽聖人惡其野而疾其偽以是禮興焉今荀卿以為聖人之化性為起偽則是不知天之過也然彼亦有見而云爾凡為禮者必詘其放傲之心逆其嗜欲之性莫不欲逸而為尊者勞莫不欲得而為長者讓擎跽曲拳以見其恭夫民之於此豈皆有樂之之心哉患上之惡已而隨之以刑也故荀卿以為特劫之法度之威而為之於外爾此亦不思之過也夫斲木而為之器服馬而為之駕此非生而能者也故必削之以斧斤

直之以繩墨圓之以規而方之以矩束聯膠漆之而後器適於用馬前之以銜勒之制後之以鞭策之威馳驟舒疾無得自放而一聽於人而後馬適於駕馬由是觀之莫不劫之於外而服之以力者也然聖人捨木而不為器捨馬而不為駕者固亦因其天資之材也今人生而有嚴父愛母之心聖人因其性之欲而為之制焉故其制雖有以强人而乃以順其性之欲也聖人茍不為之禮則天下蓋將有慢其父而疾其母者矣此亦可謂

失其性也得性者以為偽則失其性者乃可以為真乎此荀卿之所以為不思也夫狙猿之形非不若人也欲繩之以尊卑而節之以揖讓則彼有趨於深山大麓而走耳雖畏之以威而馴之以化其可服邪以謂天性無是而可以化之使偽耶則狙猿亦可使為禮矣故曰禮始於天而成於人天則無是而人欲為之者舉天下之物吾蓋未之見也

禮樂論

氣之所禀命者心也視之能必見聽之能必聞行之能必至思之能必得是誠之所至也不聽而聰不視而明不思而得不行而至是性之所固有而神之所自生也盡心盡誠者之所至也故誠之所以能不測者性也賢者盡誠以立性者也聖人盡性以至誠者也神生於性性生於誠誠生於心心生於氣氣生於形形者有生之本故養生在於保形充形在於育氣養氣在於寧心寧心在於致誠養誠在於盡性不盡性不足以養生能盡

性者至誠者也能至誠者寧心者也能寧心者養氣者也能養氣者保形者也能保形者養生者也不養生不足以盡性也生與性之相因循志之與氣相為表裏也生渾則蔽性性渾則蔽生猶志一則動氣氣一則動志也先王知其然是故體天下之性而為之禮和天下之性而為之樂禮者天下之中經樂者天下之中和禮樂者先王所以養人之神正人氣而歸正性也是故大禮之極簡而無文大樂之極易而希聲簡易者先王建禮

樂之本意也世之所重聖人之所輕世之所樂聖人之所悲非聖人之情與世人相反聖人内求世人外求内求者樂得其性外求者樂得其欲欲易發而性難知此情性之所以正反也衣食所以養人之形氣禮樂所以養人之性也禮反其所自始樂反其所自生吾於禮樂見聖人所貴其生者至矣世俗之言曰養生非君子之事是未知先王建禮樂之意也養生以為仁保氣以為義去情却欲以盡天下之性修神致明以趨聖人之域

聖人之言莫大顏淵之問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則仁之道亦不遠也耳非取人而後聽目非取人而後視口非取諸人而後言也身非取諸人而後動也其守至約其取至近有心有形者皆有之也然而顏子且猶病之何也蓋人之道莫大於此非禮勿聽非謂掩耳而避之天下之物不足以干吾之聰也非禮勿視非謂掩目而避之天下之物不足以亂吾之明也非禮勿言非謂止口而無言也天下之物不足以易吾

之辭也非禮勿動非謂止其躬而不動天下之物不足以干吾之氣也天下之物豈特形骸自為哉其所由來蓋微矣不聽之時有先聽焉不視之時有先明焉不言之時有先言焉不動之時有先動焉聖人之門惟顔子可以當斯語矣是故非耳以為聰而不知所以聰者不足以盡天下之聽非目以為明而不知所以明者不足以盡天下之視聰明者耳目之所能為而所以聰明者非耳目之所能為也是故待鐘鼓而後樂者非深於樂

者也待玉帛而後恭者非深於禮者也蕢桴土鼓而樂之道備矣燔黍捭豚汙尊抔飲禮既備矣然大裘無文大輅無飾聖人獨以其事之所貴者何也所以明禮樂之本也故曰禮之近人情非其至者也曾子謂孟敬子君子之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觀此言也曾子而不知道也則可使曾子而爲知道則道不違乎言貌辭氣之間何待於外哉是故古之人目擊而

道已存不言而意已傳不賞而人自勸不罰而人自畏莫不由此也是故先王之道可以傳諸言効諸行者皆其法度刑政而非神明之用也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去情却欲而神明生矣修神致明而物自成矣是故君子之道鮮矣齊明其心清明其德則天地之間所有之物皆自至矣君子之守至約而其至也廣其取至近而其應也遠易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變化之應天人

之極致也是以書言天人之道莫大於洪範洪範之言天人之道莫大於貌言視聽思大哉聖人獨見之理傳心之言乎儲精晦息而通神明君子之所不至者三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不失足於人不失色者容貌精也不失口者語默精也不失足者行止精也君子之道也語其大則天地不足容也語其小則不見秋毫之末語其强則天下莫能敵也語其約則不能致傳記聖人之遺言曰大禮與天地同節大樂與天地同和蓋言性

也大禮性之中大樂性之和中和之情通乎神明故聖人儲精九重儀鳳凰修五事而關陰陽是天地位而三光明四時行而萬物和詩曰鶴鳴於九臯聲聞于天故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充塞乎天地之間楊子曰貌言視聽思性所有潛天而天潛地而地也嗚呼禮樂之意不傳久矣天下之言養生修性者歸於浮屠老子而已浮屠老子之說行而天下為禮樂者獨以順流俗而已夫使天下之人驅禮樂之文以順流俗為事欲成

治其國家者此梁晉之君所以取敗之禍也然而世非知之也者何耶特禮樂之意大而難知老子之言近而易輕聖人之道得諸己從容人事之間而不離其類焉浮屠直空虚窮苦絶山林之間然後足以善其身而已由是觀之聖人之與釋老其遠近難易可知也是故賞與古人同而勸不同罰與古人同而威不同仁與古人同而愛不同智與古人同而識不同言與古人同而信不同同者道也不同者心也易曰苟非其人道不虚行

昔宓子賤為單父宰而單父之人化焉今王公大人有堯舜伊尹之勢而無子賤一邑之功者得非學術素淺而道未明歟夫天下之人非不勇為聖人之道為聖人之道者時務速售諸人以為進取之階今夫進取之道譬諸鉤索物耳幸而多得其數則行為王公大人若不幸而少得其數則裂逢掖之衣為商賈矣由是觀之王公大人同商賈之得志者也此之謂學術淺而道不明由此觀之得志而居人之上復治聖人之道而不捨焉

幾人矣内而好愛之容盡其欲外有便嬖之諛驕其志向之所能者日已忘矣今之所好者日已至矣孔子曰有顔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又曰吾見其進未見其止也夫顔子之所學者非世人之所學不遷怒者求諸己不貳過者見不善之端而止之也世之人所謂退顔子之所謂進也人之所謂益顔子之所謂損也易曰損先難而後獲顔子之謂也耳損於聲目損於色口損於言身損於動非先難歟及其至也耳無不聞目無不見

言無不信動無不服非後得鰥是故君子之學始如愚人焉如童蒙焉及其至也天地不足大人物不足多鬼神不足為隱諸子之支離不足惑也是故天之高也日月星辰陰陽之氣可端策而數也地至大也山川丘陵萬物之形人之常產可指籍而定也是故星歷之數天地之法人物之所皆前世致精好學聖人者之所建也後世之人守其成法而安能知其始焉傳曰百工之事皆聖人作此之謂也故古之人言道者莫先於天地言

天地者莫先乎身言身者莫先乎性言性者莫先乎精精者天之所以高地之所以厚聖人所以配之故御人莫不盡能而造父獨得之非車馬不同造父精之也射人莫不盡能而羿獨得之非弓矢之不同羿精之也今之人與古之人一也然而用之則二也造父用之以為御羿用之以為射盜蹠用之以為賊

大人論

孟子曰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

不可知之之謂神夫此三者皆聖人之名而所以稱之之不同者所指異也由其道而言謂之神由其德而言謂之聖由其事業而言謂之大人古之聖人其道未嘗不入於神而其所稱止乎聖人者以其道存乎虛無寂寞不可見之閒苟存乎人則所謂德也是以人之道雖神而不得以神自名名乎其德而已夫神雖至矣不聖則不顯聖雖顯矣不大則不形故曰此三者皆聖人之名而所以稱之之不同者所指異也易曰蓍之德圓而

神卦之德方以智夫易之為書聖人之道於是乎盡矣而稱卦以智不稱以神者以其存乎爻也存乎爻則道之用見於器而剛柔有所定之矣剛柔有所定之則非其所謂化也且易之道於乾為至而乾之盛莫盛於二五而二五之辭皆稱利見大人言二爻之相求也夫二爻之道豈不至於神矣乎而止稱大人者則所謂見於器而剛柔有所定爾蓋剛柔有所定則聖人之事業也稱其事業以大人則其道之為神德之為聖可知也孔子曰顯諸仁藏諸用鼓萬

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此言神之所為也神之所為雖至而無所見於天下仁而後著用而後功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及其仁濟萬物而不窮用通萬世而不倦也則所謂聖矣故神之所為當在於盛德大業德則所謂聖業則所謂大也世蓋有自為之道而未嘗知此者以為德業之卑不足以為道道之至在於神耳於是棄德業而不為夫為君子者皆棄德業而不為則萬物何以得其生乎故孔子稱神而卒之以德業之至以明其不可

棄葢神之用在乎德業之間則德業之至可知矣故曰神非聖則不顯聖非大則不形此天地之全古今之大體也

致一論

萬物莫不有至理焉能精其理則聖人也精其理之道在乎致其一而已致其一則天下之物可以不思而得也易曰一致而百慮言百慮之歸乎一也苟能致一以精天下之理則可以入神矣既入於神則道之至也夫如是則無思無為寂然不動之時也雖然天下之事固

有可思可為者則豈可以不通其故哉此聖人之所以又貴乎能致用者也致用之效始見乎安身蓋天下之物莫親乎吾之身能利其用以安吾之身則無所往而不濟也無所往而不濟則德其有不崇哉故易曰精義入神以致用利用安身以崇德此道之序也孔子既已語道之序矣患乎學者之未明也於是又取於爻以喻焉非其所困而困非其所據而據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以小善為無益以小惡為無傷凡此皆非所以安身崇

德也苟欲安其身崇其德莫若藏器於身待時而後動也故君子舉是兩端以明夫安身崇德之道蓋身之安不安德之崇不崇莫不由此兩端而已身既安德既崇則可以致用於天下之時也致用於天下者莫善乎治不忘亂安不忘危莫不善乎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謀大孔子之舉此兩端又以明夫致用之道也蓋用有利不利者亦莫不由此兩端而已夫身安德崇而又能致用於天下則其事業可謂備也事業備而神有未窮者則

又嘗學以窮神焉能窮神則知微知彰知柔知剛夫於微彰剛柔之際皆有以知之則道何以復加哉聖人之道至於是而已也且以顔子之賢而未足以及之則豈非道之至乎聖人之學至於此則其視天下之理皆致乎一矣天下之理皆致乎一則莫能以惑其心也故孔子取損之辭以明致一之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也夫危以動懼以語者豈有他哉不能致一以精天下之理故也故孔子舉益之辭以戒曰立心

勿恒凶勿恒者蓋不一也嗚呼語道之序則先精義而後崇德及喻人以修之之道則先崇德而後精義蓋道之序則自精而至粗學之之道則自粗而至精此不易之理也夫不能精天下之義則不能入神矣不能入神則天下之義亦不可得而精也猶之人身之於崇德也身不安則不能崇德矣不能崇德則身豈能安乎凡此宜若一而必兩言之者語其序而已也

九卦論

處困之道君子之所難也非夫智足以窮理仁足以盡性内有以固其德而外有以應其變者其孰能無患哉古之人有極天下之困而其心能不累其行能不移患至而不傷其身事起而不疑其變者葢有以處之也處之之道聖人嘗言之矣易曰履以和行謙以制禮復以自知恒以一德損以遠害益以興利困以寡怨井以辯義巽以行權此其處之之道也夫君子之學至於是則備矣宜其通於天下也然而猶困焉者非吾行之過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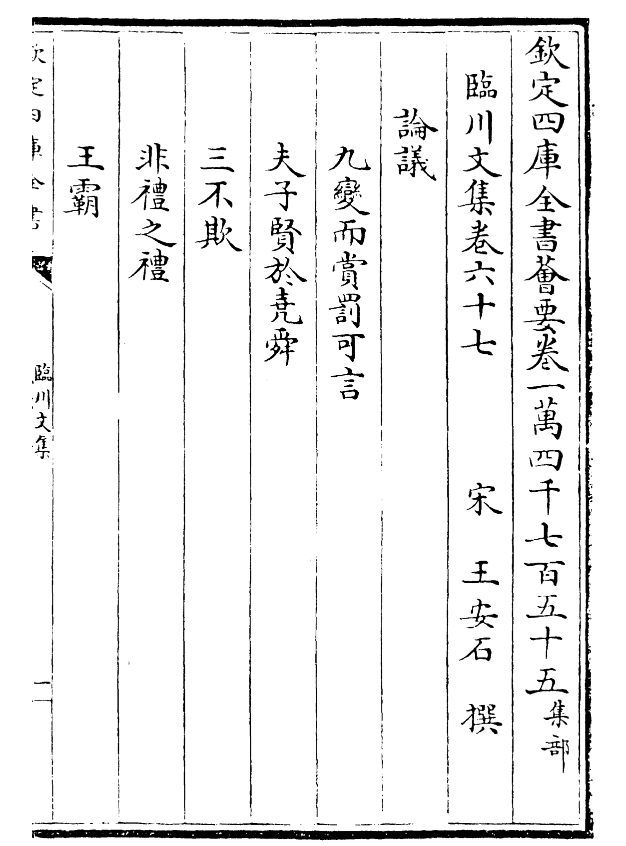
時有利不利也蓋古之所謂困者非謂夫其行自困者謂夫行足以通而困於命者耳蓋於此九卦者智有所不能明仁有所不能守則其困也非所謂困而其處困也踈矣夫惟深於此九者而能果以行之者則其通也宜而其困也有以處之惟其學之之素也且君子之行大矣而待禮以和仁義為之内而和之以禮則行之成也而禮之實存乎謙謙者禮之所自起禮者行之所自成也故君子不可以不知履欲知履不可以不知謙夫

禮雖發乎其心而其文著乎外者也君子知禮而已則溺乎其文而失乎其實忘性命之本而莫能自復矣故禮之弊必復乎本而後可以無患故君子不可以不知復雖復乎其本而不能常其德以自固則有時而失之矣故君子不可以不知恒雖能久其德而天下事物之變相代乎吾之前如吾知恒而已則吾之行有時而不可通矣是必度其變而時有損益而後可故君子不可以不知損益夫學如此其至德如此其備則宜乎其通

也然而猶困焉者則向所謂困於命者也困於命則動而見病之時也則其事物之變尤衆而吾之所以處之者尤難矣然則其行尤貴於達事之宜而適時之變也故辯義行權然後能以窮通而井者所以辯義巽者所以行權也故君子之學至乎井巽而大備而後足以自通乎困之時孔子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謂其言之足以自通乎困之時也嗚呼後世之人一困於時則憂思其心而失其故行然卒至於不能自存也是豈有他哉

不知夫九者之義故也

臨川文集卷六十六



臨川文集卷六十七　　宋　王安石　撰

論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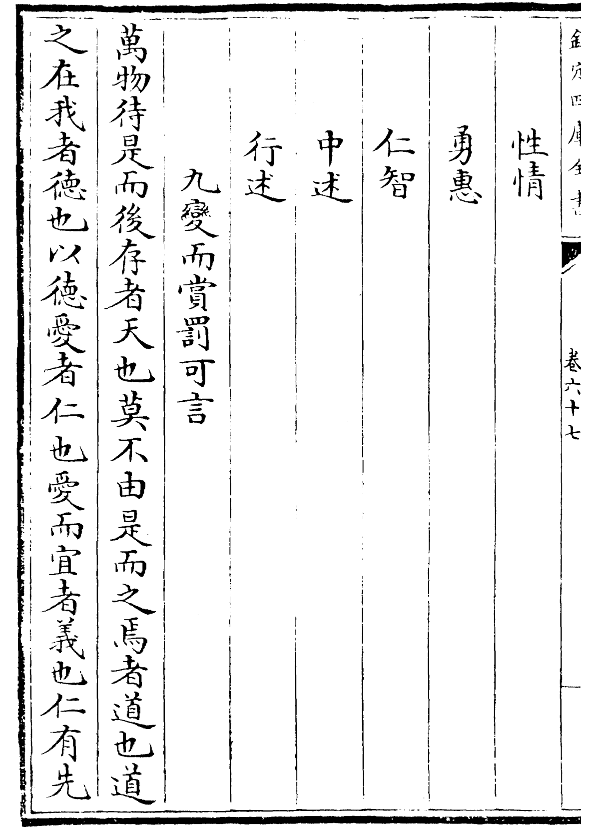
九變而賞罰可言

夫子賢於堯舜

三不欺

非禮之禮

王霸



性情

勇惠

仁智

中述

行述

九變而賞罰可言

萬物待是而後存者天也莫不由是而之焉者道也道之在我者徳也以徳愛者仁也愛而宜者義也仁有先

後義有上下謂之分先不擅後下不侵上謂之守形者物此者也名者命此者也所謂物此者何也貴賤親踈所以表飾之其物不同者是也所謂命此者何也貴賤親踈所以稱號之其命不同者是也物此者貴賤各有容矣命此者親踈各有號矣因親踈貴賤任之以其所宜為此之謂因任因任之以其所宜為矣放而不察乎則又將大弛必原其情必省其事此之謂原省原省明而後可以辨是非是非明而後可以施賞罰故莊周曰

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義次之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是非已明而賞罰次之是說雖微莊周古之人孰不然古之言道德所自出而屬之天者未之有也堯者聖人之盛也孔子稱之曰惟天為大惟堯則之此之謂明天聰明文思安安此之謂明道德允恭克讓此之謂明仁義次九族列百姓序萬邦此之謂明分守修五禮同律度

量衡以一天下此之謂明形名棄后稷契司徒皐陶士垂共工此之謂明因任三載考績五載一廵狩此之謂明原省命舜曰乃言底可績謂禹曰萬世永頼時乃功蠢兹有苗昬迷不恭此之謂明是非臯陶方祗厥叙方施象刑惟明此之謂明賞罰至後世則不然仰而視之曰彼蒼蒼而大者何也其去吾不知其幾千萬里是豈能知我何哉吾為吾之所為而已安取彼於是遂棄道德離仁義略分守慢形名忽因任而忘原省直信吾之

是非而加人以其賞罰於是天下始大亂而寡弱者號無告聖人不作諸子者伺其間而出於是言道德者至於窈冥而不可考以至世之有為者皆不足以為言形名者守物誦數罷苦以至於老而疑道德彼皆忘其智力之不贍慨然自以為聖人者此矣悲夫莊周曰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語道而非其序安取道善乎其言之也莊周古之荒唐人也其於道也蕩而不盡善聖人者與之遇必有以約之約之而不能聽殆將

擯四海之外而不使之疑中國雖然其言之若此者聖人亦不能廢

夫子賢於堯舜

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而世之解者必曰是為門人之私言而非天下公共之論也而孟子亦曰生民以來未有如夫子是豈亦門人之私言而非天下公共之論哉為是言者蓋亦未之思也夫所謂聖賢之言者無一辭之苟其發也必有指焉其指也學者之

所不可不思也夫聖者至乎道徳之妙而後世莫之增焉者之稱也茍有能加焉者則豈聖也哉然孟子宰我之所以為是説者葢亦言其時而已也昔者道發乎伏羲而成乎堯舜繼而大之於禹湯文武此數人者皆居天子之位而使天下之道寖明寖備者也而又有在下而繼之者焉伊尹伯夷柳下惠孔子是也夫伏羲既發之也而其法未成至於堯而後成焉堯雖能成聖人之法未若孔子之備也夫以聖人之盛用一人之知足以

備天下之法而必待至於孔子者何哉蓋聖人之心不求有為於天下待天下之變至焉然後吾因其變而制之法耳至孔子之時天下之變備矣故聖人之法亦自是而後備也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此之謂也故其所以能備者豈特孔子一人之力哉蓋所謂聖人者莫不預有力也孟子曰孔子集大成者蓋言集諸聖人之事而大成萬世之法耳此其所以賢於堯舜也

三不欺

昔論者曰君任德則下不忍欺君任察則下不能欺君任刑則下不敢欺而遂以德察刑為次葢未之盡也此三人者之為政皆足以有取於聖人矣然未聞聖人為政之道也夫未聞聖人為政之道而足以有取於聖人者葢人得聖人之一端耳且子賤之政使人不忍欺古者任德之君宜莫如堯也然則驩兜猶或以類舉於前則德之使人不欺豈可獨任也哉子産之政使人不能欺夫君子可欺以其方故使畜魚而校人烹之然則察

之使人不敢欺夫不及於德而任刑以治是孔子所謂民免而無恥者也然則刑之使人不欺豈可獨任也哉故曰此三人者未聞聖人為政之道也然聖人之道有出此三者乎亦兼用之而已昔者堯舜之時比屋之民皆足以封則民可謂不忍欺矣驩兜以丹朱稱於前曰嚚訟可乎則民可謂不能欺矣四罪而天下咸服則民可謂不敢欺矣故任德則有不可化者任察則有不可周者任刑則有

不可服者然則子賤之政無以正暴惡子産之政無以周隱微西門豹之政無以漸柔良然而三人者能以治者葢足以治小具而高亂世耳使當堯舜之時所大治者則豈足用哉葢聖人之政仁足以使民不忍欺智足以使民不能欺政足以使民不敢欺然後天下無或欺之者矣或曰刑亦足任以治乎曰所任者葢亦非專用之而足以治也豹治十二渠以利民至乎漢吏不能廢民以為西門君所為不從吏以廢也則豹之德亦足以

感於民心矣然則尚刑故曰任刑焉耳使無以懐之而惟刑之見則民豈得或不能欺之哉

非禮之禮

古之人以是為禮而吾今必由之是未必合於古之禮也古之人以是為義而吾今必由之是未必合於古之義也夫天下之事其為變豈一乎哉固有迹同而實異者矣今之人諰諰然求合於其迹而不知權時之變是則所同者古人之迹而所異者其實也事同於古人之

迹而異於其實則其為天下之害莫大矣此聖人所以貴乎權時之變者也孟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不為蓋所謂迹同而實異者也夫君之可愛而臣之不可以犯上蓋夫莫大之義而萬世不可以易者也桀紂為不善而湯武放弒之而天下不以為不義也蓋知向所謂義者義之常而湯武之事有所變而吾欲守其故其為蔽一而其為天下之患同矣使湯武暗於君臣之常義而不達於時事之權變則豈所謂湯武哉聖人之

制禮也非不欲儉以為儉者非天下之欲也故制於奢儉之中焉蓋禮之奢為衆人之欲而聖人之意未嘗不欲儉也孔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然天下不以為非禮也蓋知向之所謂禮者禮之常而孔子之事為禮之權也且奢者為衆人之所欲而制令衆人能儉則聖人之所欲而禮之所宜矣然則可以無從乎使孔子蔽於制禮之文而不達於制禮之意則豈所謂孔子哉故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不為釋者曰非禮之

禮若娶妻而朝暮拜之者是也非義之義若藉交以報仇是也夫娶妻而朝暮拜之藉交以報仇中人之所不為者豈待大人而後能不為乎嗚呼葢亦失孟子之意矣

王霸

仁義禮信天下之達道而王霸之所同也夫王之與霸其所以用者則同而其所以名者則異何也葢其心異而已矣其心異則其事異其事異則其功異其功異則

其名不得不異也王者之道其心非有求於天下也所以為仁義禮信者以為吾所當為而已矣以仁義禮信修其身而移之政則天下莫不化之也是故王者之治知為之於此不知求之於彼而彼固已化矣霸者之道則不然其心未嘗仁也而患天下惡其不仁於是示之以仁其心未嘗義也而患天下惡其不義於是示之以義其於禮信亦若是而已矣是故霸者之心為利而假王者之道以示其所欲其有為也唯恐民之不見而天

下之不聞也故曰其心異也齊桓公刼於曹沫之刃而許歸其地夫欲歸其地者非吾之心也許之者免死而已由王者之道則勿歸焉可也而桓公必歸之地晉文公伐原約三日而退三日而原不降由王者之道則雖待其降焉可也而文公必退其師盖欲其信示於民者也凡所為仁義禮信亦無以異於此矣故曰其事異也王者之大若天地然天地無所勞於萬物而萬物各得其性萬物雖得其性而莫知其為天地之功也王者無

所勞於天下而天下各得其治雖得其治然而莫知其為王者之德也霸者之道則不然若世之惠人耳寒而與之衣飢而與之食民雖知吾之惠而吾之惠亦不能及夫廣也故曰其功異也夫王霸之道則異矣其用至誠以求其利而天下與之故王者之道雖不求利之所歸霸者之道不主於利然不假王者之事以接天下則天下孰與之哉

性情

性情一也世世有論者曰性善情惡是徒識性情之名而不知性情之實也喜怒哀樂好惡欲未發於外而存於心性也喜怒哀樂好惡欲發於外而見於行情也性者情之本情者性之用故吾曰性情一也彼曰性善無它是嘗讀孟子之書而未嘗求孟子之意耳彼曰情惡無它是有見於天下之以此七者而入於惡而不知七者之出於性耳故此七者人生而有之接於物而後動焉動而當於理則聖也賢也不當於理則小人也彼徒有

見於情之發於外者為外物之所累而遂入於惡也因曰情惡也害性者情也是曽不察於情之發於外而為外物之所感而遂入於善者乎盖君子養性之善故情亦善小人養性之惡故情亦惡故君子之所以為君子莫非情也小人之所以為小人莫非情也彼論之失者以其求性於君子求情於小人耳自其所謂情者莫非喜怒哀樂好惡欲也舜之聖也象喜亦喜使舜當喜而不喜則豈足以為舜乎文王之聖也王赫斯怒當怒而

不怒則豈足以為文王乎舉此二者而明之則其餘可知矣如其廢情則性雖善何以自明哉誠如今論者之說無情者善則是若木石者尚矣是以知性情之相須猶弓矢之相待而用若夫善惡則猶中與不中也曰然則性有惡乎曰孟子曰養其大體為大人養其小體為小人揚子曰人之性善惡混是知性可以為惡也

勇惠

世之論者曰惠者輕與勇者輕死臨財而不訾臨難而

不避者聖人之所取而君子之行也吾曰不然恵者重與勇者重死臨財而不訾臨難而不避者聖人之所疾而小人之行也故所謂君子之行者有二焉其未發也慎而已矣其既發也義而已矣慎則待義而後決義則待宜而後動蓋不茍而已也易曰吉凶悔吝生乎動言動者賢不肖之所以分不可以茍爾是以君子之動茍得已則斯静矣故於義有可以不與不死之道而必與必死者雖衆人之所謂難能而君子未必善也於義有

可與可死之道而不與不死者雖衆人之所謂易岀而君子未必非也是故尚難而賤易者小人之行也無難無易而惟義之是者君子之行也傳曰義者天下之制也制行而不以義雖岀乎聖人所不能亦歸於小人而已矣季路之為人可謂賢也而孔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夫孔子之行惟義之是而子路過之是過於義也為行而過於義宜乎孔子之無取於其材也勇過於義孔子不取則恵之過於義亦可知矣孟子曰可以

與可以無與與傷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盖君子之動必於義無所疑而後發茍有疑焉斯無動也語曰多見闕殆愼行其餘則寡悔言君子之行當愼處於義爾而世有言孟子者曰孟子之文傳之者有所誤也孟子之意當曰無與傷惠無死傷勇嗚呼盖亦弗思而已矣

仁智

仁者聖之次也智者仁之次也未有仁而不智者也未

有智而不仁者也然則何智仁之别哉以其所以得仁者異也仁吾所有也臨行而不思臨言而不擇發之於事而無不當於仁也此仁者之事也仁吾所未有也吾能知其為仁也臨行而思臨言而擇發之於事而無不當於仁也此智者之事也其所以得仁則異矣及其為仁則一也孔子曰仁者静智者動何也曰譬令有二賈也一則既富矣一則知富之術而未富也既富者雖焚舟折車無事於賈可也知富之術而未富者則不得無

事也此仁智之所以異其動静也吾之仁足以上格乎天下浹乎草木旁溢乎四夷而吾之用不匱也然則吾何求哉此仁者之所以能静也吾之知欲以上格乎天下浹乎草木旁溢乎四夷而吾之用有時而匱也然則吾可以無求乎此智者之所以必動也故曰仁者樂山智者樂水山者静而利物者也水者動而利物者也其動静則異其利物則同矣曰仁者壽智者樂然則仁者不樂智者不壽乎曰智者非不壽不若仁者之壽也仁

者非不樂樂不足以盡仁者之盛也能盡仁之道則聖人矣然不曰仁而目之以聖者言其化也蓋能盡仁道則能化矣如不能化吾未見其能盡仁道也顔回次孔子者也而孔子稱之曰三月不違仁而已然則能盡仁道者非若孔子者誰乎

中述

君子所求於人者薄而辨是與非也無所苟孔子罪宰予曰於予與何誅罪冉有曰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二

子得罪於聖人若當絕也及為科以列其門弟子取者不過數人於宰予有辭命之善則取之於由求有政事之善則取之不以不善而廢其善孔子豈阿其所好哉所求於人者薄也管仲功施天下孔子小之門弟子三千人孔子獨稱顏回為好學問其餘則未為好學者閔損原憲曾子之徒不與焉冉求宰我之得罪又如此孔子豈不樂道人之善哉辨是與非無所苟也所求於人者薄所以取人者厚蓋辨是與非者無所苟所以明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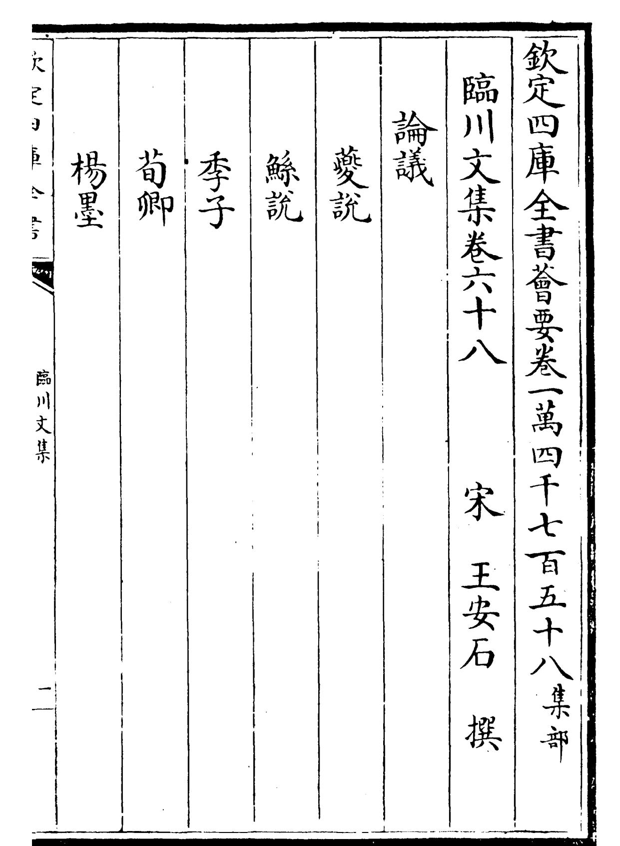
人之道如宰予冉求二子之不得列其善則士之難全者衆矣惡足以取人善乎如管仲無所貶則從政者若是而止矣七十子之徒皆稱好學則好學者若是而止矣惡足以明聖人之道乎取人如此則吾之自取者重而人之所處者易明道如此則吾之與人其所由可知已故薄於責人而非匿其過不茍於論人所以求其全聖人之道本乎中而已春秋之旨豈易於是哉

行述

古之人僕僕然勞其身以求行道於世而曰吾以學孔子者惑矣孔子之始也食於魯魯亂而適齊齊大夫欲害已則反而食乎魯魯受女樂不朝者三日義不可以留也則烏乎之曰甚矣衛靈公之無道也其遇賢者庶乎其猶有禮耳於是之衛衛靈公不可與處也於是不暇擇而之曹以適于宋鄭陳蔡衛楚之郊其志猶去衛而之曹也老矣遂歸于魯以卒孔子之行如此烏在其求行道也夫天子諸侯不以身先於賢人其不足與有

為明也孔子而不知其何以為孔子也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價者也僕僕然勞其身以求行道於世是沽也子路曰君子之仕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蓋孔子之心云耳然則孔子無意於世之人乎曰道之將興歟命也道之將廢歟命也苟命矣則如世之人何

臨川文集卷六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四千七百五十八　集部

臨川文集卷六十八　　宋　王安石　撰

論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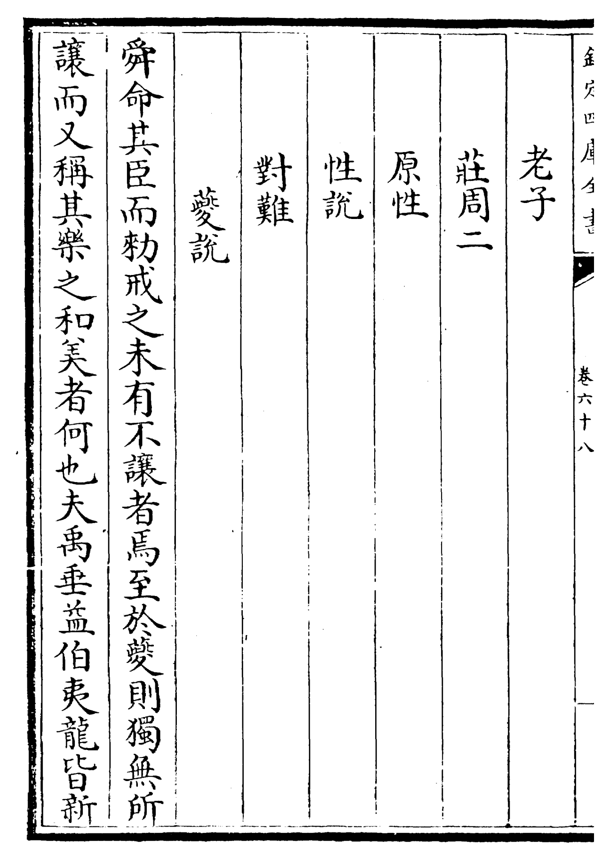
夔說

鯀說

季子

荀卿

楊墨



舜命其臣而勑戒之未有不讓者焉至於夔則獨無所讓而又稱其樂之和美者何也夫禹垂益伯夷龍皆新

命者也故疇於衆臣而後命之而皆有讓矣棄契臯陶
夔當是時蓋已為是官因命是五人者而勑戒之焉耳
故獨無所讓也孔氏曰禹垂益伯夷夔龍皆新命者蓋
失之矣聖人之聰明雖大過於人然未嘗自用聰明也
故舜之命此九人者未嘗不咨而後命焉則何獨於夔
而不然乎使夔為新命者則何稱其樂之和美也使夔
之受命之日已稱其樂之和美則賢人之舉措亦少輕
矣孔氏之說蓋惑於命汝典樂之語爾夫汝作司徒汝

作士之文豈異於命汝典樂之語乎且所以知其非新命者葢舜不疇而命之而無所讓也舜之命夔也亦無所疇夔之受命也亦無所讓則何以知其為新命乎夫擊石拊石而百獸率舞非夔之所能為也為之者衆臣也非衆臣之所能為也為之者舜也將有治於天下則可以無相乎故命禹以宅百揆也民窘於衣食而欲其化而入於善豈可得哉故次命棄以為稷也民既富而可以教矣則豈可以無教哉故次命契以為司徒也既

教之則民不能無不帥教者民有不帥教則豈可以無刑乎故次命臯陶以為士也此皆治人之所先急者備矣則可以治末之時也工者治人之末者也故次命垂以為共工也於是治人之事具則宜及於鳥獸草木也故次命益以為虞也夫其所以治至於鳥獸草木則天下之功至矣治天下之功至則可以制禮之時也故次命伯夷以為典禮也夫治至於鳥獸草木而人有禮以節文之則政道成矣可以作樂以樂其成也故次命夔

以為典樂也借使禹不能揔百揆稷不能富萬民契不能教皐陶不能士垂不能共工伯夷不能典禮然則天下亂矣天下亂而夔欲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其可得乎故曰為之者衆臣也使舜不能用是衆臣則是衆臣亦不能成其功矣故曰非衆臣之所能為也為之者舜也夫夔之所以稱其樂之和美者豈以為伐耶蓋以美舜也孔子之所謂將順其美者其夔哉

繇説

堯咨孰能治水四岳皆對曰鯀然則在廷之臣可治水者惟鯀耳水之患不可留而俟人鯀雖方命圮族而其才則羣臣皆莫及然則舍鯀而孰使哉當此之時禹蓋尚少而舜猶伏於下而未見乎上也夫舜禹之聖也而堯之聖也羣臣之仁賢也其求治水之急也而相遇之難如此後之不遇者亦可以無憾矣

季子

先王酌乎人情之中以制喪禮使哀有餘者俯而就之

哀不足者企而及之哀不足者非聖人之所甚善也善之者善其能勉於禮而已延陵季子其長子死既封而號者三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之於禮其合矣乎夫長子之喪聖人為之三年之服蓋以謂父子之親而長子者為親之後人情之所至重也今季子三號遂行則於先王之禮為不及矣今論者曰當是之時季子聘於齊將君之命若夫季子之心則以謂不可以私義而緩君命有勢不得以兩全者則當忍哀以徇於尊者之事矣

今將命而聘既聘而返遂少緩而盡哭之哀則於事君之義豈為不足而害於使事哉君臣父子之義勢足以兩全而不為之盡禮也則亦薄於骨肉之親而不用先王之禮爾其言曰骨肉歸復于土命也若魂氣則無所不之矣夫骨肉之復于土魂氣之無不之是人情之所哀者矣君子無所不言命至於喪則有性焉獨不可以謂命也昔莊周喪其妻鼓盆而歌東門吳喪其子比於未有此棄人齊物之道吾儒之罪人也觀季子之就蓋

亦周吳之徒矣父子之親仁義之所由始而長子者繼祖考之重故喪之三年所以重祖考也今季子不為之盡禮則近於棄仁義薄祖考矣孔子曰喪事不敢不勉也又曰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臨人之喪而不哀孔子猶以為不足觀也況禮之喪三年者乎然則此言宜非取之矣蓋記其葬深不至於泉歛以時服既葬而封廣輪揜坎其高可隱孔子之稱之蓋稱其葬之合於禮爾獨稱葬之合於禮則哀之不足可知也衛有送葬者

夫子覩之曰善哉此可以為法矣若此則夫子之所美也聖人之言辭隱而義顯豈徒然哉學者之所不可不思也

荀卿

荀卿載孔子之言曰由智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路曰智者使人知已仁者使人愛已子曰可謂士矣子曰賜智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貢曰智者知人仁者愛人子曰可謂士君子矣子曰回智者若何仁者若何顔淵曰智者

知己仁者愛己子曰可謂明君子矣是誠孔子之言歟吾知其非也夫能近見而後能遠察能利狹而後能澤廣明天下之理也故古之欲知人者必先求知己欲愛人者必先求愛己此亦理之所必然而君子之所不能易者也請以事之近而天下之所共知者諭之令有人於此不能見太山於咫尺之内者則雖天下之至愚知其不能察秋毫於百步之外也蓋不能見於近則不能察於遠明矣而荀卿以謂知己者賢於知人者是猶能

察秋毫於百步之外者為不若見太山於咫尺之内者之明也今有人於此食不足以厭其腹衣不足以周其體者則雖天下之至愚知其不能以贍足鄉黨也蓋不能利於狹則不能澤於廣明矣而荀卿以謂愛已者賢於愛人者是猶以贍足鄉黨為不若食足以厭腹衣足以周體者之富也由是言之荀卿之言其不察理已甚矣故知己者智之端也可推以知人也愛已者仁之端也可推以愛人也夫能盡智仁之道然後能使人知己

愛已是故能使人知已愛已者未有不能知人愛人者也能知人愛人者未有不能知已愛已者也今荀卿之言一切反之吾是以知其非孔子之言而為荀卿之妄矣楊子曰自愛仁之至也蓋言能自愛之道則足以愛人耳非謂不能愛人而能愛已者也噫古之人愛人不能愛已者有之矣然非吾所謂愛人而墨翟之道也若夫能知人而不能知已者亦非吾所謂知人矣

楊墨

楊墨之道得聖人之一而廢其百者是也聖人之道兼楊墨而無可無不可者是也墨子之道摩頂放踵以利天下而楊子之道利天下拔一毛而不為也夫禹之於天下九年之間三過其門聞呱呱之泣而不一省其子此亦可謂為人矣顏回之於身簞食瓢飲以獨樂於陋巷之間視天下之亂若無見者此亦可謂為已矣楊墨之道獨以為人為已得罪於聖人者何哉此蓋所謂得聖人之一而廢其百者也是故由楊子之道則不義由

墨子之道則不仁於仁義之道無所遺而用之不失其所者其唯聖人之徒歟二子之失於仁義而不見天地之全則同矣及其所以得罪則又有可論者也楊子之所執者為已為已學者之本也墨子之所學者為人為人學者之末也是以學者之事必先為已其為已有餘而天下之勢可以為人矣則不可以不為人故學者之學也始不在於為人而卒所以能為人也今夫始學之時其道未足以為已而其志已在於為人也則亦可謂

謬用其心矣謬用其心者雖有志於為人其能乎哉由是言之楊子之道雖不足以為人固知為己矣墨子之志雖在於為人吾知其不能也嗚呼楊子知為己之為務而不能達於大禹之道也則亦可謂惑矣墨子者廢人物親踈之别而方以天下為己任是以所欲以利人者適所以為天下害患也豈不過甚哉故楊子近於儒而墨子逺於道其異於聖人則同而其得罪則宜有間也

老子

道有本有末本者萬物之所以生也末者萬物之所以成也本者出之自然故不假乎人之力而萬物以生也末者涉乎形器故待人力而後萬物以成也夫其不假人之力而萬物以生則是聖人可以無言也無為也至乎有待於人力而萬物以成則是聖人之所以不能無言也無為也故昔聖人之在上而以萬物為己任者必制四術焉四術者禮樂刑政是也所以成萬物者也故

聖人唯務修其成萬物者不言其生萬物者蓋生者尸之於自然非人力之所得與矣老子者獨不然以為涉乎形器者皆不足言也不足為也故抵去禮樂刑政而唯道之稱焉是不察於理而務高之過矣夫道之自然者又何預乎唯其涉乎形器是以必待於人之言也人之為也其書曰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夫轂輻之用固在於車之無用然工之琢削未嘗及於無者蓋無出於自然之力可以無與也令之治車者知治其

轂輻而未甞及於無也然而車以成者蓋轂輻具則無必為用矣如其知無為用而不治轂輻則為車之術固已踈矣今知無之為車用無之為天下用然不知所以為用也故無之所以為用者以有轂輻也無之所以為天下用者以有禮樂刑政也如其廢轂輻於車廢禮樂刑政於天下而坐求其無之為用也則亦近於愚矣

莊周上

世之論莊子者不一而學儒者曰莊子之書務詆孔子

以信其邪詖要焚其書廢其徒而後可其曲直固不足論也學儒者之言如此而好莊子之道者曰莊子之德不以萬物干其慮而能信其道者也彼非不知仁義也以為仁義小而不足行已彼非不知禮樂也以為禮樂薄而不足化天下故老子曰道失後德德失後仁仁失後義義失後禮是知莊子非不達於仁義禮樂之意也彼以為仁義禮樂者道之末也故薄之云耳夫儒者之言善也然未嘗求莊子之意也好莊子之言者固知讀

莊子之書也然亦未嘗求莊子之意也昔先王之澤至莊子之時竭矣天下之俗譎詐大作質朴並散雖世之學士大夫未有知貴己賤物之道者也於是棄絶乎禮義之緒奪攘乎利害之際趨利而不以為辱殞身而不以為怨漸漬陷溺以至乎不可救已莊子病之思其說以矯天下之弊而歸之於正也其心過慮以為仁義禮樂皆不足以正之故同是非齊彼我一利害則以足乎心為得此其所以矯天下之弊者也既以其說矯弊矣

又懼來世之遂實吾説而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也於是又傷其心於卒篇以自解故其篇曰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由此而觀之莊子豈不知聖人者哉又曰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衆技皆有所長時有所用用是以明聖人之道其全在彼而不在此而亦自列其書於宋銒慎到墨翟老聃之徒俱為不該不徧一曲之士蓋欲明吾之言有為而作非大道之全云耳

然則莊子豈非有意於天下之弊而存聖人之道乎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皆有矯於天下者也莊子用其心亦二聖人之徒矣然而莊子之言不得不為邪説比者蓋其矯之過矣夫矯枉者欲其直也矯之過則歸於枉矣莊子亦曰墨子之心則是也墨子之行則非也推莊子之心以求其行則獨何異於墨子哉後之讀莊子者善其為書之心非其為書之説則可謂善讀矣此亦莊子之所願於後世之讀其書者也今之讀者挾莊以謾

吾儒曰莊子之道大哉非儒之所能及知也不知求其意而以異於儒者為貴悲夫

莊周下

學者詆周非堯舜孔子余觀其書特有所寓而言耳孟子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讀其文而不以意原之此為周者之所以詆也周曰上必無為而用天下下必有為而為天下用又自以為處昏上亂相之間故窮而無所見其材孰謂周之言

皆不可措乎君臣父子之間而遭世遇主終不可使有為也及其引太廟犧以辭楚之聘使彼蓋危言以懼衰世之常人耳夫以周之才豈迷出處之方而專畏犧者哉蓋孔子所謂隱居放言者周殆其人也然周之説其於道既反之宜其得罪於聖人之徒也夫中人之所及者聖人詳説而謹行之説之不詳行之不謹則天下弊中人之所不及者聖人藏乎其心而言之略不略而詳則天下惑且夫諄諄而後喻譊譊而後服者豈所謂可

以語上者哉惜乎周之能言而不通乎此也

原性

或曰孟荀揚韓四子者皆古之有道仁人而性者有生之大本也以古之有道仁人而言有生之大本其為言也宜無惑何其說之相戾也吾願聞子之所安曰吾所安者孔子之言而已夫太極者五行之所由生而五行非太極也性者五常之太極也而五常不可以謂之性此吾所以異於韓子且韓子以仁義禮智信五者謂之

性而曰天下之性惡焉而已矣五者之謂性而惡焉者豈五者之謂哉孟子言人之性善荀子言人之性惡夫太極生五行然後利害生焉而太極不可以利害言也性生乎情有情然後善惡形焉而性不可以善惡言也此吾所以異於二子孟子以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因以謂人之性無不仁就所謂性者如其說必也怨毒忿戾之心人皆無之然後可以言人之性無不善而人果皆無之乎孟子以惻隱之心為性者以其在内也夫惻隱

之心與怨毒忿戾之心其有感於外而後出乎中者有不同乎荀子曰其為善者偽也就所謂性者如其説必也惻隱之心人皆無之然後可以言善者偽也為人果皆無之乎荀子曰陶人化土而為埴埴豈土之性也哉夫陶人不以木為埴者惟土有埴之性焉烏在其為偽也且諸子之所言皆吾所謂情也習也非性也楊子之言為似矣猶未出乎以習而言性也古者有不謂喜怒愛惡慾情者乎喜怒愛惡慾而善然後從而命之曰仁

也義也喜怒愛惡慾而不善然後從而命之曰不仁也不義也故曰有情然後善惡形焉然則善惡者情之成名而已矣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吾之言如此然則上智與下愚不移有說乎曰此之謂智愚吾所云者性與善惡也惡者之於善也為之則是愚者之於智也或不可強而有也伏羲作易而後世聖人之言也非天下之至精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孔子作春秋則游夏不能措一辭蓋伏羲之智非至精至神不能與惟孔子之

智雖游夏不可強而能也況所謂下愚者哉其不移明矣或曰四子之云爾其皆有意於教乎曰是說也吾不知也聖人之教正名而已

性說

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吾是以與孔子也韓子之言性也吾不有取焉然則孔子所謂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惟上智與下愚不移何說也曰習於善而已矣所謂上智者習於惡而已矣所謂下

愚者一習於善一習於惡所謂中人者上智也下愚也中人也其卒也命之而已矣有人於此未始為不善也謂之上智可也其卒也去而為不善然後謂之中人可也有人於此未始為善也謂之下愚可也其卒也去而為善然後謂之中人可也惟其不移然後謂之上智惟其不移然後謂之下愚皆於其卒也命之夫非生而不可移也且韓子之言弗顧矣曰性之品三而其所以為性五夫仁義禮智信孰而可謂不善也又曰上焉者之

於五主於一而行之四下焉者之於五反於一而悖於四是其於性也不一失焉而後謂之上焉者不一得焉而後謂之下焉者是果性善而不善者習也然則堯之朱舜之均瞽瞍之舜鯀之禹后稷越椒叔魚之事後所引者皆不可信邪曰堯之朱舜之均固吾所謂習於惡而已者瞽瞍之舜鯀之禹固吾所謂習於善而已者后稷之詩以異云而吾之所論者常也詩之言至以為人子而無父人子而無父猶可以推其質常乎夫言性亦

常而已矣無以常乎則狂者蹈火而入河亦可以為性也越椒叔魚之事徒聞之左丘明丘明固不可信也以言取人孔子失之宰我以貌失之子羽此兩人者其成人也孔子朝夕與之居以言貌取之而失彼其始生也婦人者以聲與貌定而卒得之婦人者獨有過孔子者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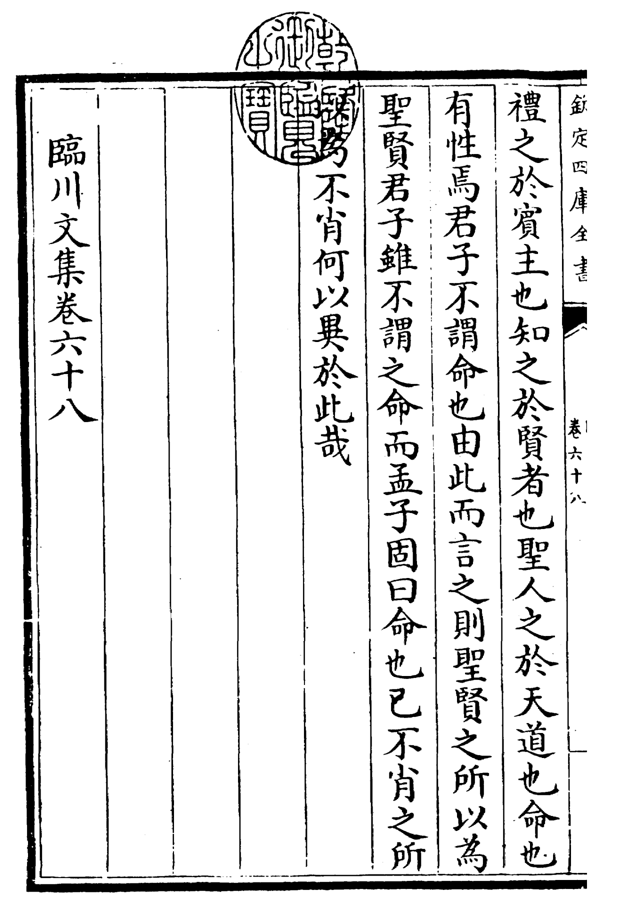
對難

予為揚孟論以辨言性命者之失而有難予者曰子之

言性則誠然矣至於言命則予以為未也今有人於此其才當處於天下之至賤而反處於天下之至貴其行當得天下之大禍而反得天下之大福其才當處於天下之至貴而反處於天下之至賤其行當得天下之至福而反得天下之至禍此則悖於人之所取而非人力之所及者矣於是君子曰為之者天也所謂命者蓋以謂命之於天云耳昔舜之王天下也進九官誅四凶成王之王天下也尊二伯誅二叔若九官之進也以其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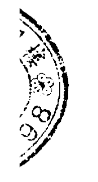
聖賢也四凶之誅者以其皆不肖也二伯之尊者亦以其皆聖賢也二叔之誅者亦以其皆不肖也是則人之所為矣使舜為不明進四凶而誅九官成王為不明尊二叔而誅二伯則所謂非人力之所及而天之所命者也彼人之所為可强以為之命哉曰聖賢之所以尊進命也不肖之所以誅命也昔孔子懐九官二伯之德困於亂世朊身於干戈者屢矣遑遑於天下之諸侯求有所用而卒死於旅人也然則九官二伯雖曰聖賢其尊

進者亦命也盜跖之罪浮於四凶二叔竟以壽死然則四凶二叔雖曰不肖其誅者亦命也是以聖人不言命教人以盡乎人事而已嗚呼又豈唯貴賤禍福哉凡人之聖賢不肖莫非命矣曰貴賤禍福皆自外至者子以謂聖賢之貴而福不肖之賤而禍皆有命則吾旣聞之矣若夫聖賢不肖之所以爲聖賢不肖則在我者也何以謂之命哉曰是誠君子志也古之好學者之言未有不若此者也然孟子曰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



禮之於賓主也知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由此而言之則聖賢之所以為聖賢君子雖不謂之命而孟子固曰命也已不肖之所以為不肖何以異於此哉

臨川文集卷六十八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録監生臣胡金石

謄録監生臣甄輔廷